太宗下
世宗上

國朝寶鑑

卷之二

一

國朝寶鑑卷之三

太宗二

十年召司憲掌令郭德淵曰人家臧獲有投屬本宮者予聞其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加禁斷○夏旱命卜師占雨期書雲觀察雲氣

上不進酒徹夜不寢親自候察謂近臣曰山崩水湧占書皆言咎在君上予則不以為意每遇水旱但以民受其災為憂耳遂命釋輕囚○左政丞成石璘辭職曰陰陽不和水旱相

仍皆由老耄不能燮理妨賢病國之故
上曰水旱之災實予否德所致也昔河崙爲相
修改法令時有水旱之災人指以爲謗其後
趙浚金士衡李舒相繼爲相而亦無歲無灾
予以否德不見荅於天心水旱荐至然予則
進退惟艱久居厥位憂勤惕慮欲賴匡救之
德圖惟厥終卿身雖老體予至意毋庸退休
上率百官詣
文昭殿行禫祭還宮議政府率百官請賀
上以餘哀未盡不許政府啓曰喪畢受朝禮之

大者不可廢也竟不許命諸道勿進箋陳賀
宗親政府功臣上壽
上傷
母后先逝與大臣言
母后祔廟之事泣下悲不自勝○冬講武于豐
海道次于江陰縣雷電雨雹震馬二匹
上輟膳還至木村天乃開霽泣謂羣臣曰予以
否德不堪負荷天變若是固示遜位之志李
叔蕃曰父母之於子常責其所短天其仁愛
殿下示災異耳若以災變遜厭萬幾怠心生矣

宜克勤克念以答天心○西北面都巡問使
朴訔啓義州之民去歲因旱失業今年困於
奔命請減今年田租
上曰漢文屢減田租以恤百姓我國地褊人少
田租甚寡且爲軍需未得減租然義州非他
郡比其從訔言○
上曰戶布之斂何歟戶曹判書李膺曰備軍需
也
上曰雖爲軍需無故取民非法也周禮宅不毛
者有里布是勸農桑之意也若是則取之有

道民亦不怨
十一年
上曰代言之任重矣先儒言非堯舜之道不敢
陳於王前堯舜之道非儒者不知也欲日與
文臣講論經義近侍之臣當用有學識者○
御經筵講孟子至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曰臣之事君禮也其曰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何也趙末生對曰臣之於君陳
善閉邪匡救其失職也若一以事君為心見
君之失而不言則是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

悅者也
上曰然
上聞西北豐海等道大旱責知申事金汝知曰爾胡不言歟昔王安石以為天變不足畏爾欲效之歟令聞其民飢之宜速遣官賑之○初中朝太僕少卿祝孟獻之還也李穡子孫以河崙權近所撰行狀囑孟獻求銘於中國至是孟獻以國子助教陳璉所撰碑銘授通事送之其文有恭讓君立用事者忌公不附已劾貶長湍等語

上覽之謂左右曰璉爲知穡之行事而叙之詳密乎昔本國使臣有因卜筮而生釁者通事何得私通孟獻其名責之成石璘請穡子孫私通中國之罪

上不從諫院又請穡子種善之罪

上曰種善欲顯揚其親耳有何罪焉諫院又請河崙權近之罪曰碑銘言用事者忌公不附已指誰而言歟又曰庚午五月誣以遣彝初于上國繫公等數十人于清州將用峻法鍛鍊成罪非天忽大雨館舍皆沒問事官攀樹僅

免清之父老以爲公忠誠所感彝初之訴于
上國已有明降可謂誣乎其用峻法鍛鍊成
罪又指誰而言歟水災穡果有周公之德而
致之乎又曰壬申七月我
太上王卽位忌公者誣公以罪欲加極刑臣等
以爲我
太祖初非有意於開國盡忠王室穡與其黨謀
去
太祖禍在不測豈無罪而加之極刑乎其所謂
忌公者誣公以罪欲加極刑又指誰歟請訊

崙依法治罪近斬棺瀦宅籍沒家產以懲後
来崙凡四上書自辨曰所謂忌公者指南誾
鄭道傳而言也若用事之臣陰謀之事皆以
爲出於
太祖之命則如縊殺李種學杖殺李崇仁等六
七人之事此豈
太祖之所知哉
上曰崇仁種學之死予曾不知以
太祖剛明創業之初曾有如是之事乎即命憲
司覆實以聞畀教書使孫興宗體覆使黃居

正丞道傳南誾指興宗杖種學不死縊殺之
居正杖崇仁腰不死橫載馬上馳送傍邑而
死命下居正興宗巡禁司獄謂議政府六曹
臺諫曰居正興宗希權臣意枉殺崇仁種學
河崙權近所言用事者非指
太祖明矣巡禁司當以出入人罪
上曰興宗居正不從
太祖之命聽權臣之唆濫殺無辜以汚
太祖好生之德是知有臣而不知有君宜當論
以重律獄官吏以謀殺人當之曰首議者斬

從之者絞
上亦不以爲然下議政府政府啓曰居正與宗實從道傳南誾之計種學崇仁皆高麗遺黨道傳等欲衛我社稷耳豈有他心
上曰卿等之言誤矣壬申七月大業已定焉有彼此之黨功臣趙英茂韓尚敬鄭擢上書又如政府言
上曰道傳南誾懷挾私憾陰嗾使臣枉殺無辜予非爲崇仁種學復讎也爲天下萬世之計也

太祖剛明之主也尚有如此之臣後世儻有庸
君弱主臣而效此將無所不爲矣予欲以春
秋之法罪道傳南誾垂法以杜亂萌而掌刑
者言律無欺君正條下政府議之欲聞公論
也卿等何遽以此上請乃命道傳興宗居正
廢爲庶人子孫禁錮誾以開國功高勿論臺
諫劾成石璘等誤按律
上命皆就職石璘等上言政府百官之長今爲
臺諫論劾無顏復仕都堂
上曰臺諫尚論人主其論政府何足怪乎謂金

汝知曰道傳藏凶暴於巨肚容喉與宗等狀
殺無辜崇仁有才固其所忌種學未知何故
二人罪若合死當正名誅之本非當死敢擅
殺之是無君之心極著而大臣謂之不關
宗社何哉英茂質直少文不必責也韓尚敬鄭
擢踹爲儒者亦請減何也○高麗於德積白
岳松岳木覔等處春秋令官寺及巫張女樂
祀之謂之祈恩至是
上曰神不享非禮令禮官博考古典罷之遣朝
官奉香以祀之兵曹又循重房舊例每歲設

祝壽齋
上曰脩短有數何用祈禱遂并罷之○
上親祼
太室謂近臣曰今行享事執事之臣各盡誠敬
禮儀不愆予甚喜之前此親享後例於齋宮
除拜享官至是
上曰親享
宗廟自是常享除拜享官恐爲後法遂停之賜
終獻官河崙鞍馬奉祖官金承霔贊禮安省
執禮許稠及諸代言廐馬各一匹名宗室大

臣設飲福宴于廣延樓極歡而罷○
上謂議政府六曹曰今國家無事予當冱寒每
日視朝煩卿等早朝者無他欲與卿等克勤
無怠以盡敬天勤民之道韓尚德對曰勤政
帝王之美德宴安古人之所戒雖無事每日
視朝誠美法也○掌令李倣劾知議政府事
朴經誤議黃居正孫興宗之罪有朦朧啓聞
等語議政府請曰朦朧者以白為黑以是為
非之謂也臣等見此闔府驚駭願下倣攸司
治罪

上從之下儆巡禁司獄既而謂金汝知曰李儆之事未爲不是大臣予所敬重不得已從之耳前此未嘗以大臣之言而繫諫臣者予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之○冬雷木稼

上曰古之人君若有天災地怪必廣詢民瘼遂分遣禮曹叅議李之剛等于諸道咨詢民瘼審理冤獄謂曰在京掌刑官吏非一猶有誤斷者況州郡乎昔趙大臨之獄鞫獄官急於大臨緩於仁海乃遣黃喜監問果得其實仁

海伏誅若不更覆必誤斷矣自是益知獄訟
之不可不審之剛等陛辭
上曰在位十餘年間天灾地恠無歲無之予每
反躬自責然民生疾苦安能洞見爾等其往
敬之○
上謂代言等曰大學衍義西山真氏集古今格
言爲書予每讀之其間德刑先後之分田里
休戚之實尤其要者也乃命右副代言韓尚
德大書殿壁使羣臣觀之○
上論漢唐以後外戚用事之弊曰使外戚通籍

宮中出入無防非人君長遠之計也宜當制之於未萌又謂左右曰衣食民生所重不可偏廢古者有后夫人親蠶之禮自今宮中納麻枲以備紡績○禮曹上元會樂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寶籙為首

上謂承政院曰夢金尺受寶籙是夢與圖讖之說耳豈可為樂章之首右副代言趙末生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神人之生異於常人故姜稷之生者曰履帝武敏歆姜契之生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受寶籙夢金尺實

太祖受命之符也以爲樂章之首未爲不可領
議政府事河崙亦曰寶籙之說臣嘗聞之開
國之前有僧得之不可謂妄也孔子雖不言
怪神然蜀人董五經之說先儒亦言之青青
千里草亦指董卓而朱子寓諸感興詩則讖
亦古人所不廢也
上曰自古帝王之興在乎天命人心豈符讖之
足論哉乃以覲天庭受明命之曲爲首章
上又謂代言等曰圖讖不足信也今寶籙之說
予亦信矣其一曰三奠三邑應滅三韓入謂

三奠為鄭道傳鄭摠鄭熙啓也熙啓無才德無勳勞是果應時而出乎其二曰木子將軍劒走肖大夫筆非衣君子智復正三韓格人謂非衣是裴克廉克廉作相不久輔治無効亦皆應時乎自今樂府宜削此曲崙固請乃以受寶籙為第三崙又請為

太祖撰歌詞以代受寶籙

上許之崙撰進保東方受貞符二篇

上曰受貞符亦符讖之說恐為不可宜令政府六曹議之金汝知以崙之言啓曰有一秘記

云高麗都松嶽四百八十年朝鮮都漢陽八
千歲高麗氏歷年之數果驗由此觀之秘記
之言不可謂誣也因言
太祖開國之時有夢金尺受寶籙之異
上曰昔江充緣武帝怪夢禍及無辜王莽公孫
述之輩惑信符讖殃民禍己以此觀之讖與
夢不足信也我
太祖開創大業起於天命人心縱無金尺寶籙
之異其不能創業乎卿等皆儒臣也何論說
之至此耶羣臣皆俛首唯唯而已後崙又啓

曰臣前日所獻受貞符一篇
上以爲不可臣以爲受實籙雖出讖記實天命
之先定也其閭巷歌詠請勿禁
上從之
十二年高麗掌令徐甄居衿川有詩云千載
神都隔漢江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
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大臣臺諫請鞫問治
罪
上曰高麗之臣不忘其君乃其情也吾李氏豈
能與天地無窮哉儻李氏之臣有如此者可

嘉也其置勿問後復固請
上曰甄高麗之臣不北面我家追慕其君是亦
夷齊之流也何可罪之○大風拔木
上謂大臣曰今大風拔木考之古文主於臣僚
且日者大石崩隕亦主於臣然豈可以災變
歸之於臣而不自省乎況已有失德寧不引
咎以自責乎予之夙夜祗懼凡有耳目者所
共見聞卿等亦思所以弭災之道各自戒謹
○召成石璘趙英茂吏曹判書李稷兵曹判
書黃喜大司憲柳廷顯司諫李稑等引入便

殿曰近日大風之變未知召 之由政事之
失歟寡人有荒淫之慾歟古人釋荒字曰內
荒於色外荒於獸予之荒於內者非卿等所
知荒於外者則所共知也遇災之後私自以
謂不合天意以至於此莫若退自修省故不
視事于今數日矣政府臺諫無一言及致灾
之由以責寡人卿等不敢面言則宜實封以
聞石璘廷顯曰臣等未見
殿下盛德之虧以用人一事言之如臣等亦承
之重寄百僚之間安知不有冒濫者石璘稷

又啓曰願自今銓注之際召集臣等於前自
九品以上皆親問賢否而除授則冒濫者無
所容其間矣
上曰今委卿等以銓衡何必與卿等親執班簿
哉又曰予以否德祇承大業惟恐獲戾于上
帝頃者欲傳位世子退處別宮以終餘年大
小臣僚皆以爲不可予雖辭位聽令政事不
能盡委於幼冲而或參决焉則是未能專釋
重負玆用未遂厥志以至今日常告于天曰
予之居此位非予求而得之乃上帝之命予

若有罪何不只罪我躬乎卿等亦豈能悉知寡人之心○成石璘言於

上曰自古爲相讒言可畏今讒言無自而入臣等之慶幸也第恨衰耄不能稱職耳李膺曰讒言之可畏非惟君臣父子朋友亦然

上曰讒言難辨若以直言爲讒言則其失又大矣真西山大學衍義以驪姬爲讒言之首予以爲深切

十三年講武海州次平州前夕雞林君李并商訃至趙英茂金汝知以驅禽之令已出不

聞
上聞之責汝知曰爾等嘗讀春秋大臣之卒何不卽聞儀而禮曹狀至命輟朝三日素膳翼日次于海州汝知曰風霜草野累日素膳恐爲未可

上曰予爲父服喪三年父亦爲子有服臣爲君服三年君爲臣豈獨無恩○

上謂代言韓尚德曰刑房之任至重卿其慎之

對曰

殿下代天理物賞罰宜無一毫差謬臣亦夙夜

敬謹猶恐一夫無辜獲罪以累
殿下好生之德
上曰予若誤斷卿其直言無諱○
上聞禮賓寺以陳米養池魚召問之對曰月費
十斗
上曰米雖陳腐不猶愈於蔬菜乎人有飢饉而
不能救何用養魚其罷之○
上謂承政院曰自古水旱之災皆人君否德所
召今聚僧巫禱雨無乃有愧乎予以謂罷禱
祀而修人事可也予粗讀聖經知僧巫誕妄

今又憑左道以希天澤可乎金汝知曰雖非
古昔聖王之正道靡神不舉亦古事也今緇
徒已集供辦亦具從俗行之似無害也
上曰旱極必雨若雨則人必以爲釋氏之力此
後卿等不復詆佛矣汝知曰
上以正道開臣當以正道對修人事而罷禱祀
之論高出前古百王之上○有言高麗宗室
王麻有孽子一人在民間知申事金汝知以
聞令政府刑曹臺諫同巡禁司雜治果實
上曰

太祖開國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意一二大臣之策也予欲保全遺裔意
已定矣玉川君劉敞曰
殿下今日之言實我
宗社萬世之福也吏曹判書韓尚敬曰國初臣
爲知申事得聞是事實非
太祖之意
上又曰予嘗考史編自古易姓受命者或封其
後與國匹休或加爵命以旌其賢未有殄滅
之無遺者此獄久矣政府大臣何無一言及

之刑曹臺諫請誅王麻子

上曰自古帝王非一姓與天地相爲終始皆由

祖父積德以興及其子孫滅德以亡若李氏

有道則雖百王氏何能爲患不爾雖非王氏

其無受命而代興者乎遂命政府曰今後王

氏之裔或自見或爲人所告者並聽從便居

住以安其生○冬氣暖如春

上召政府六曹曰天變至此實予之咎靜思其

由人君之過不過聲色貨利甘酒嗜音峻宇

彫墻耳有聲必聞于外予實無之今觀大臣

亦皆謹慎無有縱傲若予實愚昧未知致灾
之由天之示戒雖由寡德百司庶府亦代天
工卿等各謹乃職柳廷顯曰謹天戒在勵精
願日謹一日親決萬幾
上遂分遣朝官于諸道訪民疾苦
十四年初置敦寧府以處宗親之非
太祖後而不得封君者及外戚諸姓議者以為
無職事而為人設官非古也
上曰親戚苟皆賢耶隨才任用可也苟不賢也
而任用之或陷於罪署赦之則廢法論之則

傷恩予之置此官欲盡親親之道而不至廢
法傷恩也○漢山府院君趙英茂病革
上欲幸其第視疾仗衛已列聞卒而止悼甚素
膳輟朝三日問河崙曰大臣之卒輟朝三日
無乃薄乎予思之霍光魏徵之卒皆輟朝五
日卿知之乎對曰
殿下重大臣之意雖至若至五日則軍國重事
必至淹滯乃命代言韓尚德致祭又親臨其
殯賜謚忠武○甘露降于永吉道咸定州領
議政府事河崙等將率百官上箋陳賀

上聞之台禮官傳旨曰當夏月旱暵之時奔走禱祀之不暇雖降甘露亦足爲祥且以近事言之逮文之末騶虞出令皇帝率百萬之衆深入不毛而麟乃見今甘露降於咸安之間宜致一方之安而有野人之警宜速令中外勿賀崙復啓曰此實稀世之瑞禮不可廢

上固不許曰雨暘時若百穀咸登是爲瑞也甘露之降古雖有之未必皆治世也翼日崙等率三品以上文武官入殿庭請曰天錫嘉貺

殿下謙讓不居德至盛也然臣等不勝賀情
上竟不受○下教曰農爲有國之本爲政之所
當先也軍國之所需民生之所賴實係於此
周禮稻人以防止水以溝蕩水所以興水利
而厚民生也予惟夙夜致慮每當水旱尤增
惕厲嘗以堤防之事著之令甲布之中外有
司視爲文具未有成效今遣前仁寧府尹李
殷前右軍同知揔制禹希烈前都觀察使韓
雍等往巡郡縣相其地宜以盡畜止導洩之
方以爲旱乾水潦之備仍諭樹藝早晚之節

務欲事約而功倍弊祛而利興永相民業益
隆拜本以副予重民之意
十五年甘露又降于咸州羣臣欲賀
上不受曰比者海水漲溢大石自移變亦大矣
何賀之有○平安豐海之民自春至秋留京
畿獵禽以供御膳者俗稱伊彦至是
上曰爲人君而以一己之養役民自奉甚無謂
也命亟罷之以配軍役○
上曰前日予欲行三十稅一之法禮曹判書鄭
易以爲不可此古昔聖王之遺制中國之良

法而易乃不肯以此知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上以海州講武場沃饒可耕許民耕稼曰禽獸
居之孰與吾民之耕○吏曹判書朴訔上言
請毋變更舊章
上謂近臣曰訔之言良是古人云治民如治亂
繩宜悉體予意毋立新法但當靜以守之○
上視事便殿語及災異嘆曰比見災異荐至甚
欲修明政事然未知某事當行某事當止每
欲廣求至論銳意行之亦未有昌言讜議減
膳輟樂亦末事耳然情迫于中亦不得不為

復嘆曰終年旱暵禾稼既槁昨日大風拔樹
害穀積何不善致此衆災予嘗閉室靜思深
自勉責即位以來未有功德以福生民圖政
大臣更相遞代予久在位欲傳位於世子然
幼未更事亦不果也誰知予懷因滂泣縱橫
李叔蕃朴訔等惶愕莫能仰視曰
殿下至誠惻怛敬天憂民誠貫天地四方乂安
民物樂業旱災成湯所不免是時
上憂旱日御一膳或露坐日中以致違豫久乃
平復○

上謂戶曹判書尹向曰今年京畿旱甚其運慶
原倉米五千石賑之又曰聞尚衣院一月熨
斗炭例八石是亦出於百姓安可妄費宜減
其半京畿民生冬則困於薪炭夏則困於馬
芻內廐馬只留四十匹宮中供御已令裁減
其在外凡干供御之物亦可量減須要惠及
生民○
上率百官詣
文昭殿行秋夕祭謂輔臣曰比見禮官請
原廟親享儀亦如享

宗廟禮今晨已依此禮行事然念
宗廟以神道事之禮極嚴肅每當行事戰兢祗
畏
文昭殿專象生平容儀宛然情懷悅懌悅如承
顏膝下之日而門戶出入無拜揖之節殊不
穩愜豈事死如生之道又曰前朝之君即位
以來親享宗廟不過一二故必備盛禮爲欲
以爲常事當祭日率近臣從間道以往百官
陪祭自如常儀○
上謂大臣曰有一女年尚㓜然及國家無事欲

令適人廣求四五品以下士族家已得議郎南景文之子凡爲駙馬者不患貧賤若門閥子孫習於驕奢鮮有不敗者吾欲取官卑者子孫此兒雖議政之孫議政已老其父早世鞠於寡母端不驕逸予以諸壻觀之初納壻時以平壤伯趙浚開國元勳與同休戚以子大臨爲壻果爲賊所註幾不得其死此乃諸卿所共目擊也其時李茂爲相必欲速治幾貽後笑清平君之父居易亦坐大罪以子之故得保令終父有罪而子爲駙馬事之難

處莫甚焉故今止選士族子孫欲其無驕蹇
之習也○有丐者言飢於
忠寧大君者
忠寧以聞
上曰中外飢民已令有司賑濟毋致飢餓何不
謹奉行如是耶忠寧但見予矜恤飢寒有所
見聞輒必來告故予得知之雖然已有主者
而垂死之民見王子然後獲食非可繼之道
也遂命治主者罪
十六年京畿饑命發倉賑之又命戶曹參議

李明德巡察諭月明德拜同副代言
上曰汝爲近臣業已爲賑濟使不可代以他人
爾宜盡心永吉道饑都巡問使曹洽請發倉
賑貸
上曰賑濟救民之急也啓聞待命緩不及事自
今臨時賑恤後京畿耆老數十人詣宮門自
陳近年水旱農失其業實賴
聖上發倉賑救得免飢饉稽顙而謝淚隨言出
上慰遣之〇以旱求言御便殿引見知申事趙
末生右代言李伯持曰予以否德逢天僤怒

旱乾災異屢示譴告夙夜憂懼罔知攸濟無
一日自逸無一夜安寢我爲人君豈求美衣
珍食乎衣不寒食不飢安枕肆志以過平生
者何其多福也予之此言必身親蹈之者乃
能知也又謂左右曰每遇水旱之災上下强
爲修省實爲可慚至於慮放輕囚又豈弭災
之道誠宜同心戒懼以致和氣○命罷泰安
講武塲許民耕墾因與近臣極論遠狩之弊
曰方今在下無姦猾者若無識狂夫兼間竊
發禍在不測可於畿内更定講武常所遂命

兵曹曰講武不可廢以國無苑圃近來不得已遠出稽諸古典歷代講武之所皆在近地其於京畿定爲三所○

上以晋山府院君河崙往咸吉道巡審

陵寢幸東郊餞之崙回至定平卒訃至

上悼甚流涕輟朝三日素膳七日命入殯于京第親臨賜諡曰文忠崙天資厚重平生無疾言遽色爲相務存大體

上曰晋山忠直之臣予尊其德義常以賓師待之○

上聞沔城君韓珪卒謂趙末生曰予聞晉山之
訃淚尚未乾今沔城又卒誰知予今日之心
因失聲而哭名朴訔韓尚敬金承霔延嗣宗
等謂曰頃者晉山府院君之訃至以失經濟
大臣不勝膓悼今又失忠直之臣奈如之何
當三功臣會盟時凡六十餘人今十餘年而
存者不過三十感念存沒寧不悲乎仲月功
臣之會已有成法今功臣之存者少欲以已
沒功臣之嫡長超拜官爵使代其父與會其
功臣之有故未赴宴者亦以嫡長代之是欲

世子相見而慣識耳非世卿之比也

十七年

上賜代言李明德睦進恭柑子各一器曰予知卿等皆有老母故賜之予每恨於

齊陵未盡榮養也○五月隕霜

上曰予自踐位以來每見夏月繁霜水旱不調稽諸經史有曰夏月繁霜由於用刑失情自今宜明慎之又曰曩者晉山爲首相時人以爲災變皆晉山所召也今晉山已沒宰相屢更猶且如此非宰相之過皆予否德所致也

儲嗣不才又不得傳位是用爲之痛心也○
訓鍊觀請屬田于本觀以養武士一如成均
館令朝夕讀兵書
上曰讀兵書豈如究六經遂不允○禮曹判書
下季良啓曰
殿下命除諸道進膳其謙謹之意則至矣然人
主一身
宗社生靈之所托奉養調護不宜不謹
上不允旣而京畿都觀察使李灌獻麞
上不受而責之○

上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或有踰年未葬者甚乖古制且或置原野以爲某年某月某日犯某子某孫生日計其子孫利害如子孫衆多者或至二三年不葬者亦多有之俚俗無知不可不變吏曹判書朴信曰陰陽家集諸家葬書異論鋒起誑惑齊民請令書雲觀悉集葬書撮其大要其他恠異之書悉除之

上曰讖緯之說論者皆不取爲然以漢光武之明猶惑圖讖是光武之不純乎道也我朝讖

書所言木子走肖之説鄭道傳以爲此必好事者之所作然竟從是書遂上受寶籙之曲大臣莫不信之予爲靖安君時尚不之信還都之日河崙深信此書欲定都毋岳予獨不信乃定漢都若不燒讖書以傳後世則見理不明者必深惑矣

宗社禍福長短安有以此而知之乎亟令燒去於社稷必無所虧命左議政朴訔知申事趙末生往書雲觀索陰陽書妖誕不經者悉焚之○司憲府啓河崙率未久其妾在朋都摠

制李伯温欲強娶之請治其罪
上默然政府六曹啓事退
上謂近臣曰伯温予從昆弟也所爲令我反慚
予乃不答晋山社稷元勳伯温以宗室至親
敢爾如此予必不宥○視事便殿因置酒輔
臣起賀曰
殿下至誠事大國家無事邊境晏然實臣民之
福也
上曰予殫其誠悃以事上國往者如此來者難
知況若小忽必生釁隙可不畏哉○講武海

龍山
上曰家世業武幸賴
太祖勸學之力不習射御讀書登第田獵非予
所好春秋講武國家大事亦不可廢然蒼民
驅禽心所未安自今畿外講武決不復行任
實泰安海州之行悔之何及雖畿內之行亦
不欲調郡縣軍止發防牌一二千人足矣○
上曰予觀經史宦官雖或有忠於君者而其佞
君亡國者率多然宮闈之間不可無此輩也
今宦官每以小事欺予予非不知置之於法

但無知小竪不可事事譴責也昨夜因有微
恙問掌膳者不在乃知官擅自遣出不可
容貸自今承政院每夜點檢入直官及掌
膳者◎

上曰上林園花器須重難致我不好花卉自今
勿令進貢以寬民力

十八年春三月

上召知申事趙末生代言李明德金孝孫等曰
凡人之壽夭皆天所定今予誠寧之葬欲從
三月之制書雲觀拘於陰陽禁忌以謂四月

唯初五日稍吉但以大歲壓予本命更卜明
年正月初四日然予不信此言以已然之事
言之歲在辛未
先妣不豫予常侍側竟遭愍凶諏日而葬是年
乃予大歲壓也歲戊子我
太祖安陵之日壓
上王本命且予即位以後或川渴或海赤或石
自移凡怪異之事多矣占書或云易王之兆
然予在位十八年于玆尚無凶害此皆不信
之明驗也古者卿士庶人之葬各有月數而

世俗拘於陰陽之忌不遵古制欲垂法後世
當自宗室始令誠寧之葬當從先王定制其
諭政府六曹且令書雲觀毋得更言

國朝寶鑑卷之三

國朝寶鑑卷之四

世宗一 在位三十三年壽五十四

世宗莊憲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

太宗第三子初封忠寧大君戊戌六月文武百
官以世子禔失德合辭請廢
太宗欲立禔長子爲嗣羣臣咸曰
殿下教養世子無所不至尚且如此今立幼孫
寧能保異日乎況廢父立子於義何如請擇
賢以立之
太宗曰卿等宜擇賢以聞羣臣咸曰知子知臣

莫如君父簡在

聖心

太宗曰忠寧君天性聰敏好學不倦雖盛寒極暑終夜讀書手不釋卷通達治體予欲以忠寧為世子羣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亦指忠寧議既定即立為世子八月乙酉

太宗召知申事李明德曰予在位今已十九年矣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未能上答天意屢致災變且有宿疾近來尤劇茲欲傳位世子明德等力陳不可

太宗不聽御新平殿令内臣趣召
上即以大寶授之移御别宫
上隨至奉大寶親詣内庭固辭至夜
太宗不允遂即位于景福宫尊
太宗爲聖德神功上王○
上王謁
健元陵還至野次
上遣長川君李從茂右代言金孝孫獻酒饌
上王歡甚曰今日下淚者三竽之子非不多也
不得俱在眼前一恨也前日孝寧忠寧朝夕

出入定省今忠寧為國王未得數見二恨也
在位十九年水旱之災無歲無之三恨也
上上壽于
上王孝寧大君補領敦寧柳廷顯領議政韓尚
敬右議政李原宗親駙馬六代言侍宴
上跪進卓上壽
上王曰予之避位欲貯福也今反益尊矣酒酣
羣臣舞
上王亦舞曰付托若不得人雖欲息肩得乎主
上眞守文太平之主也尚敬等曰眞國

聖上知子知臣之明一國臣民祝壽萬年永觀
太平極歡乃罷○
恭靖王避暑在廣津
上王與
上幸東郊臺山邀
恭靖王置酒
上王奉承恭甚
上尤謹極歡抵暮而罷
上王乘白馬而還中途下馬名知申事河演謂
曰予素愛此馬馴良今以遺主上乃命尚乘

改鞍以進又顧謂演曰吾父子之事歷代所
無但恨不令完山君見之因歔欷○
上移御昌德宮
上王在壽康宮
上每日從宮中道往朝
上王問起居從容盡日乃還一切事務皆禀爲
○始開經筵領經筵事朴訔李原知經筵事
柳觀卞季良同知經筵事李之剛參贊官河
演金益精李隨尹淮侍講官鄭招柳潁侍讀
官成槪檢討官金赭副檢討官權蹈等講大

學術義李之剛曰人君學問正心為本心正然後百官正百官正然後萬民正正心之要專在此書

上曰然句讀經書無益於學必有心上功夫乃有益矣因論宋朝名臣事蹟下季良對曰溫仁謹厚司馬溫公為最先儒以王安石為小人然觀其文章政事與其用心皆非人所及恐未可專以小人目之也

上曰安石小人之才者也

上好學不倦每日御便殿視事退御經筵除奉

上王遊宴之外未嘗暫廢○
上上壽于
上王領敦寧柳廷顯等侍
上王賜廷顯等皮一張曰吾以薄物贈卿等無
他冀壽如此皮之韌長也遂置酒孝寧大君
補以下勳親宰執咸侍宴
上王呼元肅就前諭曰今日主上欲爲吾獻壽
吾以年歉止之然主上率百官來慰老人吾
不可不以禮待之略以官廚所儲設小酌但
恐天寒凍路夜行爲勞羣臣皆拜謝

上王以玉盃賜廷顯酒廷顯固辭
上王曰予與卿同飮一盃卿知予意乎廷顯曰
臣知一體同心之義然君臣何敢同一盃乎
上王曰我欲同飮卿勿辭也
上王命止樂誦聶夷中傷田家詩且曰主上足
爲守文之主卿等宜盡心輔導羣臣皆頓首
上王憑
上肩起舞至夜乃罷○
上將謁文廟禮曹判書許稠言臣謹稽古制唐
用韓袍謁先聖韓袍雖不詳其制疑即今之

絳紗袍也
上曰絳紗袍臨羣臣之服豈可服此謁先聖乎
我將服衮冕以謁
元年江原道行臺監察金宗瑞啓原州等處
十二邑民飢請蠲租稅
上從之下季良以爲不可
上曰爲人君者聞民飢死尙徵租稅誠所不忍
況今舊穀已盡開倉賑濟猶恐不及反責租
稅於飢民乎既遣監察視民飢饉而不蠲租
稅復有何事爲實惠乎○御便殿視事參贊

金漸進曰
殿下爲政當一遵今
上皇帝法度禮曹判書許稠進曰中國之法有
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漸曰臣見
皇帝親引罪囚詳加審覈
殿下效之稠曰不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若入
主親决罪囚無問大小則將爲用法司漸曰
萬幾之務
殿下宜自揔攬不可委之臣下稠曰不然勞於
求賢逸於任人任則勿疑疑則勿任

殿下當慎擇大臣俾長六曹委任責成不可躬親細事下行臣職漸曰臣見
皇帝威斷莫測有六部長官奏事失錯即命錦衣衛官脫帽曳出稠曰體貌大臣包容小過乃人主之洪量今以一言之失誅戮大臣略不假借甚爲不可漸曰時王之制不可不從
皇帝崇信釋教故中國臣庶無不誦讀名稱歌曲者其間豈無儒士不好異端者但仰體
帝意不得不然稠曰崇信釋教非帝王盛德臣竊不取漸每發一言支離煩瑣愁形於色稠

徐徐揚之色和而言簡

上是稠而非漸○

上王御便殿

上侍讓寧亦在側

上王召兵曹判書趙末生參判李明德知申事

元肅左代言金益精左副代言尹淮等乃言

曰予數日深思所以處讓寧之方乃令得之

卿等皆通今達古之儒明聽予言讓寧所爲

狂悖教之不悛遂至於此置諸近地欲使保

全而尚不改悟可爲羞愧予早歲連失三子

歲丁丑主上生時我爲鄭道傳輩所忌勢不
見容實慮餘日無幾常懷欝悒無聊我與大
妃更相抱負未嘗離于膝上由是慈愛最篤
異於他子然當建儲之日但以嫡長命讓寧
予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乎讓寧既在東宮
所行不善不孝父母不可忍言自今以後以
讓寧付之議政府六曹予不與焉如又犯法
政府拿來吾不管六曹拿來吾不管一從國
家處置宦官宮妾敢有私以讓寧之事告我
者我定之不饒劉其時莫遵予忍心也予於讓

寧父子也故情有所不忍至於君臣則異於是臣之於君苟干名犯分則有賜死之法讓寧雖至愚豈不知乎昔唐明皇一日殺三子史氏譏其不仁之甚此則三子無罪而明皇聽讒故耳如其真有罪則亦不得已焉耳又曰予之傳位本欲遺棄世事優游自適也獨於軍事尚且親摠者以主上年少不知軍事故耳待年三十更事既多則將盡以相授矣向也若使諸子為元帥分掌諸道兵馬接見將士則主上豈至今不知軍事哉然予之未

敢者以彼猜險方在東宮而諸弟各執兵權
則安能相容哉目讓寧曰汝之逃出予與大
妃未知汝生死常流涕主上在側亦流涕假
令汝身安穩而諸弟有故則汝肯如主上之
今日乎主上孝弟天至汝兄弟俱可以保全
予無憂矣予之流涕非為汝也為國家蓋耳
○教曰民惟邦本食為民天比因水旱風雹
之灾連年凶歉至於有恒產者亦未免飢餓
爰命戶曹發倉賑濟守令之不恤民隱者間
亦有焉已令有司治罪嗟乎生民之衆餓殍

之狀非予寡躬所能周知監司守令近民之
官當體予至懷夙夜匪懈賑窮賙乏勿使飢
餓予將遣朝官審其能否如有一民飢死者
當抵罪不宥○
上御經筵卓愼曰臣聞
殿下手不釋卷夜分乃寢願
殿下執此之心無怠無荒人心無常操則存捨
則亡聽政學問之外無他念慮介于其間則
聰明日廣矣
上深加敬納焉○判漢城府事權弘上言箕子

之賢天下萬世所共欽慕吾夫子嘗言殷有三仁焉我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華者以箕子受封於此而施八條之教也其有功於東方甚大
太祖開國首載祀典所以尊崇先聖者至矣然而墓無碑記無以顯揚功德乞令文臣撰碑樹之墓下以詔後世
上乃命參贊卞季良撰碑樹于祠下○
上聞武陵島民男婦共十七人行到京畿平丘驛飢頓遣人救之仍下旨曰聞武陵島人今

到平丘驛絶糧而入無救恤者近京之地尚且如此況遐方乎因念人民必有飢饉其令户曹移文各道嚴加檢察俾民免於飢困以副予至懷○户曹判書李之剛請作倉數十間以蔵豐儲倉米穀

上曰土木之役予所不欲也倉雖不可不作今值歲歉且當東作之時不宜興功遂不允○

上以旱出宮人年壯者歸其家○董貞島倭非邊

上王遣三軍都體察使李從茂將三軍往征之

又以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爲都統使叅贊崔
閏德爲都節制使節度諸軍廷顯遣使告捷
上王遣訓鍊判官崔岐賜書李從茂曰自古興
師討賊志在問罪不用多殺裴度之伐蔡曹
彬之下蜀載在史冊昭然可觀惟卿體予至
懷務令投降悉致于我又曰春生秋殺天之
道也王者體天之道愛育萬民其有寇賊姦
究悖常亂紀者則誅討之舉亦不獲已而欽
恤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近者對馬島倭奴
背恩負義潛入我境殺掠軍民者隨獲誅斬

以正大典其前日慕義會居我境者仍令分置諸州給以衣糧以遂其生對馬為島土地磽薄不堪稼穡生理實艱予甚憫焉苟能卷土来降則居處衣食悉從所欲卿其諭予至意於其守護都都熊瓦又命兵曹判書趙末生致書諭都都熊瓦曰本曹奉宣旨若曰古昔帝王奉若天道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以養其形因其固有之義理而開導之以激其心若有強梗不率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者小則刑戮大則征伐堯舜三王君人之道如是

而已對馬爲島隷於慶尚之雞林本是我國
之地載在文籍昭然可考第以其地甚小又
在海中阻於往來民不居焉於是倭奴之黜
於其國而無所歸者咸來投集以爲窟宂或
時竊發劫掠平民孤寡人妻子焚蕩人室廬
窮凶極惡積有年紀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以至仁神武應天革命聲達邦
家國勢大張兵力崛阜穿徹海岳騰擲天地
隆隆殷殷凡有血氣者莫不懾伏于斯時也
命一褊將珍殲對馬之小醜有如泰山之壓

島夘賁育之恃嬰兒我
太祖乃敷文德載戢威武示以恩信予紹大統
克承先志益申撫恤雖或間有草竊不恭之
事尚念都都熊瓦之父宗貞茂慕義輸誠犯
而不校每接信使館焉以留仍命禮曹厚加
勞慰又念生理之艱許通商船慶尚道之来
累運于馬島者歲率數萬餘石庶幾養其形
體以免飢餓充其良心恥爲草竊之用心
蓋亦勤矣不意忘恩背義自作禍胎爰命邊
將領兵船進圍其島以待降附今其島人尚

且執迷不悟予甚憫焉島中之人計不下數千思其生理良用惻然島中之地類皆石山未有肥衍之土稼穡樹藝無所施功但欲乘隙竊發盜人財穀耳蓋其罪惡貫盈幽則天地神祇默降殃禍明則良馬大船水陸之備甚嚴焉往而不遭誅戮之患哉只有捕魚買賣乃為生理所資而今已背恩負義是自絕之矣非予先有絕之之心也失此生業不免飢餓坐待死亡而已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若能幡然悔悟卷土來降則其都都熊瓦錫之

好爵頒以厚祿其代官等亦當優恤其餘聾小並齒吾民一視同仁俾知盜賊之可恥義理之可悅此其自新之路生理之所存也若猶懷草竊之計仍留于島則當大備兵船厚載糧餉環島而攻之歷時既久必將自斃若又精選勇士十萬餘人面面入攻則囊中之物進退無據靡有孑遺而陸爲烏鳶之食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矣嗚呼豈不深可哀憐也哉此其禍福所在彰彰明甚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今對馬一島之人亦皆有降衷秉彛之
性矣豈無知時識勢通曉義理者哉兵曹其
移文對馬島諭予至懷開其自新之路俾免
滅亡之禍以副予仁愛生民之意敬此令錄
宣旨遣人諭意惟足下思之○
帝求興天寺所藏舍利金漸啓曰僧空丘爲臣
言石塔所藏舍利四枚自新羅以來世世寶
藏且有靈異願得留鎭法門
上曰僧徒容有是言然於國體則不可
天子求舍利當以本國寶藏者進獻以表至誠

况石塔舍利
天子所知豈可以是爲靈異舊物匿不以獻上
歟

天子乎雖無此物於我國保無灾恠卿其勿疑
漸慙赧無以對◯

上命汰冗官所汰者甚衆朴訔議汰諫大夫一員已啓矣尹淮謂元肅曰冗官固當汰然可汰而未汰者尚多諫官豈冗官乎昔宋仁宗慶曆間銳意圖治增置諫官四員史筆書之以爲盛德且前朝官制諫官凡十三員今只

七人已爲省矣又欲減其一無奈不可乎况
上新卽位首省諫官後世以爲何如爾以啓
上深以爲然從之
二年
上以新卽位當先奬節義下敎中外搜求孝子
節婦義夫順孫以實蹟聞州郡所上凡數百
上諭鄭招曰宜簡特行者凡得四十一人以聞
旌賞有差○夏旱
上王幸豊壤野次謂近臣曰天何久不雨耶
仰天噓唏曰吾雖食豈安心哉○

上朝
上王于樂天亭上壽而還
上憂旱命圍人拔草根親覽之以驗旱氣淺深
遂令中外禁酒
上王諭元肅曰減膳徹樂審理寃獄等事於憂
旱末也但要施政得正爾○
上朝
上王于樂天亭使臣趙亮易節繼至兩
上迎入設宴百官儀衛甚盛使臣騁望歎曰天
設優境

殿下得閑怡養最好
上獻壽于
上王進退之際敬謹中禮亮歎日新
殿下敬朝廷敬
老王忠孝兼全吾奉使倭國多矣未有如新
殿下之賢也
老殿下既遺遣世事付托得人優游境外怡養
精神可謂至樂新
殿下上受
帝眷次承

父慈盡忠盡孝果惬所聞古今難得遂吟古語
云有錢難買子孫賢
上王就使臣前謝曰今聞使臣之言不覺下淚
幸勿怪焉遂潸泗交頤侍宴羣臣亦皆感泣
○時有建議以海青進獻請免金銀者
上王曰海青得之最難且日食一雉調養亦難
又不調馴或時逸去則鷹師尋捕闌入村落
侵擾爲民害予故悉放之下季良曰
殿下此言可書史策垂法萬世○
上王誕辰

上率羣臣上壽
上王語卞季良曰予爲國王至誠奉養爲其父
而享之如此者古今所罕極歡乃罷又嘗聞
上視事裁決各當其理曰吾固知主上賢明有
素矣然不知老成至於如此也又嘗幸抱川
謂知兵曹事郭存中曰吾付托得人遨遊山
水間無憂者天下唯我一人而已中國歷代
帝王父子之間固不如吾今日也存中等頓
首賀○
次妃患瘡

上下教曰
大妃瘧疾彌留有能已疾者將加厚賞其搜訪
給傳以遣時
大妃疾轉劇
上晝夜侍奉頃刻不離側湯藥飲膳非親嘗不
進○
大妃薨凡喪禮一遵古禮
上易服被髮徒跣號踊慟數日不進膳
上王辛苦沃滌泣勸之故事於殯殿設法席
上王曰大妃之病祈佛求生無所不至竟無應

驗且性不好佛故予欲不作佛事仍命喪事
務從純實不爲侈美○政府六曹合辭啓曰
殿下侍
大妃疾近五十日憂思勞苦之餘遭此大故哀
慟輟膳被髮寢苫何不思
上王之憂念而徑情至此伏望勉從臣等之請
少抑哀情時方暑濕
上去床伏苫日夜痛哭左右密以油紙藉其下
上知之命撤去○
上王遣兵曹叅議尹淮諭

上曰陵寢之傍創立僧舍始自高麗我朝亦不
開慶衍慶今大妃陵寢創立僧舍與否其令
政府禮曹議之
上謂淮曰佛氏之僞予非不知但安陵之後空
谷閒寂此予所不忍也卿其復啓許稠請勿
爲侈大而營小寺朴訔李原請依開慶衍慶
之例柳廷顯獨曰營建佛宇以資冥福本起
於臣子諂諛之心方今兩
上動法古聖千載難逢願勿置寺以爲萬世之
法淮且啓

上王曰山陵予百歲後所往之地使緇徒近吾之傍於吾心安乎予於
健元齊陵建寺者以遂
太祖之志也今山陵予當立法以示後嗣萬世之後子孫之從否在彼廷顯之言甚當其勿置寺○
上王遣趙末生諭
上以日易月之議
上謂末生曰以日易月之制予讀史至此每爲之赧然今反忍行此制乎三年之喪雖不敢

復請十三日而釋服誠所不忍卿其善啓末
生還啓
上王垂泣許之○大雨水溢入廬次
上猶不移諸代言請曰風雨交作廬次湫隘不
避霾濕以至終夜
大妃在天之靈豈不痛傷
上王聞之亦必震念伏望上念慈愛之情下循
臣民之望移御別處
上曰
毋后遘疾日夜憂懼望其差愈竟不得効以至

於此身之死生所不敢恤滂泣不聽代言等
亦泣請乃移御別處只蓄以稾薦比明還廬
次○
大妃陵寢石室蓋石廣厚難輸
上王諭
上宜破爲二令得易輸
上以爲不如全石之固命元肅請于
上王肅未至
上王已幸石所命工椎破爲二謂肅曰此石廣
大難輸已令破之後

上詣樂天亭

上王謂

上曰陵寢盖石若用全石則轉輸甚難無益於死者有害於生民今日之事永為成法宜詳錄簿籍以示後世子孫○禮曹啓曰天下國家人倫所在莫不各有君臣上下之分不可少有陵犯近來以下伺上得一小釁則羅織告訐者非一釋此不禁其流之弊至於君不得畜臣父不得畜子防禁之法不可不嚴昔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

爲何患不發何必奴告之也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願自今藏獲告主者亦依此法宋文公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深詔司正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踈之分然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罪加凡人之坐高麗之時緣此義有陵犯守令者必斥逐之至瀦其宅而後已願自今如有府史胥徒告其官吏品官吏民告其守令與監司者雖實其不關

宗社安危非法殺人者則置而勿論如或不實

加凡人之坐

上嘉納之

三年

上謂近臣曰比因年饑民或絕食民間所貸義

倉之穀徵納太急其不能償者勿令強徵予

在深宮民間利害不能盡知爾等當悉言之

又曰佛氏之道無益於禍福

父王既不崇信予若崇信則當

母后賓天哀慕之時豈不大設佛事以脩冥福

乎須令民庶審知予意○
上視事執義沈道源請置亂臣任君禮子孟孫
於法
上不允道源曰孟孫非他緣坐之比當其父之
亂言也牽衣止之是則與聞其事不可宥也
上曰爾言非也君臣之義雖重父子之恩亦大
安可以君臣之義廢父子之恩乎孟孫牽父
之衣止其亂言則是乃君禮之孝子也豈可
以與聞加罪乎道源出
上曰道源法吏也徒知孟孫之為有罪而不念

愛父之孝心可謂知法乎）
上於慶會樓東以散材搆別室不用礎砌覆以
茅草務令儉素常御是室見戶外有藁席問
曰誰為此乎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納于內
○戶曹以繕工監所儲炭將盡請令州郡預
納明年貢炭
上曰今方盛農之時不可役民姑省之以待秋
成乃命條錄用炭之數親減內用炭數十石
仍令承政院計一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
甚多民賴以息○大雨仁政殿鷲頭皆頹

上軫慮停視事大臣臺諫請日勤聽政側身修
德以弭天灾
上曰善予非不欲聽政但因雨甚暫停耳今禾
穀殆盡已無秋成之望今雖開賑民將何賴
以生卿等宜悉心救民○右議政李原等以
封崇
太上之意啓于
上王
上王曰予之讓太上者其意有三一則我
太祖爲太上王二則

仁德殿未封太上三則德不及矣固請乃許之
上率百官以玉冊金寶尊
上王爲聖德神功太上王○
太上王幸臨津縣置酒野次宗親及大臣侍
太上語及都城頹圮不覺涕零謂右議政李原
等曰都城不可不修大役將興人必怨咨然
不暫勞則不久逸吾當其勞以逸遺主上不
亦可乎原對曰都城猶家之藩籬今禾穀稍
稔不可不修於是乃置都城修築郎監蔡倓
諸道丁夫三十餘萬築之○

上謂左右曰世子今當蒙養之時宜選端士以
爲賓屬至於扈衛之官亦須愼簡○
太上王召知申事金益精曰予無與消日者主
上每日來謁與之談話甚適然恐廢事爾往
啓之間日而來益精對曰
主上每於視事後來謁且有事則隨啓不至停
滯
主上常以未効文王之日三朝爲恨豈以間日
來謁爲安乎
太上王曰往來之際衛士得無勞乎益精曰只

率直宿禁軍而已誰敢憚勞
太上曰果如爾言予亦安心矣益精還具以啓
上甚喜○
太上王謂柳廷顯李原卞季良等曰高麗太祖
配享者六人我
太祖配享惟四人耳開國之時功之大小予知
之矣南誾唱於外李濟應於內扶翊
聖祖開創大業勳勞甚大後雖有罪不可廢其
大功予欲以二人升配皆曰誾濟雖有功勞
今之臣子所不共戴天然

殿下大公至正念功釋罪欲令配享太室臣等
敢不將順
太上曰非謂無罪以其功之大也乃引唐太宗
用魏徵事諭之曰予豈以私怨棄大功贈南
誾李濟等謚升配
太祖○每歲抄遣人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
終還願至是禮曹啓其狀
上目參賛卞季良曰年終還願邀福之事崇佛
之端近者凡干佛事罷之幾盡惟
王

先后忌齋未忍卒革此則爲寡人祈福雖有獲
福之理猶爲鄙陋況斷無是理乎罷之何如
季良黙不以對元肅對曰臣等固知無理然
爲
上祈福未敢言耳
上遂命罷祈禱佛宇○教曰凡死罪必三覆啓
者以重人命今刑曹於二覆以後更不考元
券有違立法之意自今毎啓須憑元券詳讞
以聞○初
上封世子謂代言等曰人生八歲入學古制也

今世子年八歲須於今歲擇日入學至是世
子備儀衛率寮屬至成均館以儒服入大成
殿酌獻畢遂行束脩禮于博士升堂受小學
而還

四年

太上王聞兵曹曰今天氣甚寒築城軍夫在途
遇寒得無有凍死者乎對曰諸道皆委守令
押來豈至寒凍乃分遣宣差諭領軍守令曰
風寒則止日暖乃行勿令一民凍死若有死
者具錄以聞○二月御仁政殿受羣臣朝自

太后之薨

上期喪已盡未嘗御正殿受朝至是受朝然正

至誕日猶不受朝又嘗

太上王出遊侍行而已未嘗御弓矢○罷經行

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鳴

螺執幡蓋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

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行至是命罷之○

上朝新宮啓築城軍多死者

太上怒責趙末生李明德等曰築城軍死者甚

多卿等匿不以聞何異於指鹿爲馬乎末生

等慭懼無以對時京師米貴餓者甚衆兩
上刻意救之故不至餓死○
太上疾篤移御新宮
上徒步以從
上自侍疾以來藥餌飲膳皆親自奉進及疾篤
通宵侍側未嘗解衣交睫羣臣皆以為憂○
五月丙寅
太上王薨于新宮禮曹請用易月之制
上曰易月之制漢唐以下中主所為非先王之
法

大妃之喪禮官承
父王之命定用易月之制予再請於
父王山陵之後乃釋衰服令欲使釋服於二十
五日則反不及前喪予欲衰服三年然不可
以衰服視事故欲於卒哭後權免喪服以白
衣視事若遇喪事皆用喪服祥禫之制一遵
古禮百官可依易月之制議政府六曹啓曰
太祖之喪
太上從易月之制釋服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
臣等敢以此啓但臣子一也

殿下方在衰絰而羣臣釋服有違於義乞令羣
臣於卒哭後釋服許之○大臣以霪雨太甚
請進酒不許責承政院曰居喪飲酒非禮也
汝等何敢將非禮之言以啓乎金益精曰
殿下自
太上疾劇以後不進膳今已二十餘日臣等罔
知所爲不計是非敢煩
天聰○京畿忠淸道海道察訪尹得民等遭風
敗船政府請鞫之
上曰今年既有大故災異屢見時運不亨方初

遣之時不期事之必成今遭大風得免其身深以為喜不必問也○命兵曹曰在朝官吏物故而歸葬其鄉者令所經州郡館驛給車牛送至其家○宜川郡民林成富見本宮婢元莊受辱於郡吏笑曰恃勢者亦見侵辱耶元莊聞而疾之乃誣飾其言訴于官曰成富嘗

太上升遐之時言曰根本已搖後之跋扈從此已矣知郡事李震以情涉不忠嚴刑取辭以

聞

上命司憲府覆覈之憲府以獄辭已成不以成
富元莊對置成富又誣服獄成以聞
上曰獄辭有差且不與告者對置無乃不得其
情乎下義禁府鞫之果元莊誣告也
上曰聽獄之法固當虛心淸問聽死罪則求可
生之道聽重罪則求可輕之端究情科罪尚
有所失況今憲府以言累于上有欲殺之心
不察情僞以威逼之使無罪之人入於極刑
若信此斷罪豈不濫殺無辜遂罪李震及憲
府官吏○

上謂近臣曰予在衰絰之中久不御經筵若後世視以為法幼主即位終三年不讀書豈小故哉今軍國重事亦不得已聽斷況讀書乎遂開經筵○視事謂侍臣曰比年以來連歲凶歉救荒之政不可緩也欲移粟以救之然農事方興民亦飢甚則無力以轉輸每日啓事以荒政為首

五年

帝遣內官劉景禮部郎中楊善等賜賻祭賜諡

上幸大平館行禮

上泣使臣亦泣使臣曰今日羣臣皆泣益知
父王仁厚有德也見世子曰德容如
殿下一國之福當宴孝寧行酒
上起立使臣問於館伴黃喜對曰君臣之分固
嚴然
殿下起立爲天倫也使臣歎曰昔蜀府殿下入
覲
皇帝命東宮往迎東宮讓途令
殿下之待孝寧猶是也○
上憂旱下教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

灾以戒不治予以眇眇之身托乎臣民之上
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水旱凶荒連年不息百
姓愁苦戶口流離而倉廩匱竭無以賑恤今
當正陽之月復罹旱暵之灾靜省咎徵罪實
在予痛心靦面罔知攸濟渴聽讜言庶幾修
行以台和氣大小臣寮其各勉思天戒上而
寡躬之闕失政令之疵愆下而田里休戚生
民利病直言盡意無有所諱以副予畏天憂
民之至懷○
上憂旱輟膳以鹽湯代賜藥之酒領議政柳廷

顯等請曰

殿下

父王之喪極哀盡誠積憂成疾今至輟調藥之

酒其於

宗社生民何因垂淚

上曰勿復言也予以否德君臨民上旱乾之灾

其譴在予豈可為一身飲酒○傳旨承政院

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

之任予逐日視事俾無留滯然近者金壽尚

於除授間黨緣詐傳漸不可長已令治罪今

後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
上御經筵曰吾看歷代史古之記事者何其纖
悉備具也及觀高麗史疎略太甚今唯史官
一人只於朝啓輪叅記事豈能盡記國家事
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以記事即命申檣
金尚直魚變甲鄭麟趾俞尚智皆兼史職以
廣記事○教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以涼
德叨主生民惟是惠養撫恤之方切切于懷
愼選近民之官申嚴黜陟之典尚慮聞見有
所不逮爰命憲府風聞彈糾庶得循良共治

黎庶重惟部民之告訐有乖尊卑之名分頓
因廷議立為禁防所以重守宰而厚風俗也
然而四履之廣州郡之多又安知有貪饕殘
酷之吏倚法立威恣行無忌以瘠民而病國
者乎爰考漢唐之制既置監司督察郡國又
且時遣朝臣分巡天下吏治民瘼編加訪問
今欲倣古時命朝官按行州郡出入里閭守
令貪汚酷刑等事悉令發擿一切民間飢寒
困苦與夫含冤負屈者許以自陳仍俾風聞
啓達予將詳加究問如得其實痛懲以法終

身不叙庶幾吏有警省之心而不至於敗官民無告訐之風而亦免於寃抑使田里永絶愁歎之聲各遂生生之樂○教曰爲政之要在於得人官稱其職庶事咸治其令在位文武官各舉勇智過人可守邊塞者公正聰明可任守令者諳練詳明可處煩劇者如有徇私謬舉致使貪汚亂政害及生民者按律科罪無或有貸○御經筵講通鑑綱目徹卷謂尹淮曰真西山云通鑑綱目卷帙多人主未易盡覽予讀此書今已三年矣

上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猶且讀書不已

太宗使小官盡取書帙唯歐蘇手簡在側乃取盡閱及即位手不釋卷雖在進膳時必開卷置諸左右或至宵分亹亹不厭嘗謂近臣曰予在宮中無有斂手閑坐之時又曰予於書史過眼則不忘其聰明好學天性然也

上每日四夜求衣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盛暑極寒未嘗少懈勵精圖治終始如一敦睦九族友愛二兄人無間言東北賓服

境內晏然時稱海東堯舜云○
上命柳觀尹淮改修高麗史初鄭道傳鄭摠等
修史因李穡李仁復所撰金鏡錄撰之道傳
以元王以下事多僭擬稱宗者書王稱節日
者書生日朕則書予詔則書教乃多更改以
沒其實是非出於愛惡善惡謬於舊史河崙
獻議於朝稽舊史就加筆削未就而卒初○
上命柳觀與卞季良讎校觀欲倣朱子綱目編
之季良欲仍道傳等所改頗失當時之實史
官李先齊等曰官號雖僭皆當時之制稱制

稱勅亦不可沒實雖曰正名分當與春秋郊
禘大雩同垂以爲鑑戒何可更改季良不以
爲然淮以啓
上曰若孔子之春秋則托南面之權成一王之
法故吳楚僭王貶而書子賵葬成風王不稱
天筆削與奪裁自聖心及左氏作傳則荊吳
於越一從其自稱而書王未嘗有改若朱子
之綱目雖曰本春秋書法而其分註則僭僞
之邦竊名號者亦皆因其實而錄之豈記事
之例不容不爾耶今之秉筆者旣不能窺聖

人筆削之旨則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足
以傳信於後不必為前代之君欲掩其失輕
有追改以沒其實也其改宗稱王可從實錄
廟號諡號不沒其實凡例所改以此為準乃
命觀準悉從舊史
六年江原道義倉之穀有太半在民未徵而
虛錄會計者觀察使黃喜請治守令之罪
上曰比來此道民失産業扶老携幼散之四方
何暇償納若以此加罪是重困吾赤子也其
勿論○江陰縣民曹元訟田于官憤縣官滯

訟曰今
上不明乃用此輩為守令義禁府三省雜治請
罪
上命勿問政府六曹又請置於法
上曰比來水旱相仍民甚艱苦元之縣守不念
此苦對賓飲酒滯訟不決元之言但疾此耳
竟不允○
上曰功臣當
太祖
太宗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雖是忠孝之意恐違

禮經吏曹判書許稠曰水陸本是非禮之正
剏設神位於下壇尤爲褻慢祭祀之禮各有
定分截然不可僭踰古禮支庶不得祭先祖
大夫不得祖諸侯安有以一時私意僭禮犯
分之理

上從之○

上謂柳廷顯曰春秋講武議政府六曹扈從慮
恐廢事欲令政府兵曹扈從餘悉減之廷顯
曰人主舉動不可容易且
大駕在外臣子豈宜安然在家

上曰卿之此言意有在也雖令大臣扈從若狂
恃之君不聽大臣之言盤遊無度何以止之
廷顯曰
殿下不與大臣俱行脫有意外之變何以處之
上深然之○
上聞
太宗文皇帝崩謂大臣曰
太祖皇帝遺詔天下臣民喪服三日而除此為
州縣吏民而言君臣始終之義至重
大行皇帝之喪予不忍三日而除且古禮有外

廷行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喪者今羣
臣三日而除予則欲於三日後權着白衣視
事至二十七日即吉柳廷顯等以為遺詔如
此不可踰制
上竟行二十七日之制○禮曹請於冬至設會
禮宴
上曰古人云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今羣臣終歲
勤勞予豈不欲一與為歡但比來水旱相仍
天示譴告民不聊生其停之○
上召卞季良曰豳風無逸備載稼穡之艱難然

本土之俗異於中國民間生業之艱䌷役之
苦卿其逐月作圖仍述警戒之語以進

國朝寶鑑卷之四